



微信好友

□积雪草

一个朋友抱怨说：“我微信朋友圈已达上限，现在如果想要加一个好友的话，就必须先删除一个，真麻烦。”我问她：“你有几个微信好友？怎么就到上限了？上限是多少？”她笑，丢给我一个大大的白眼，说：“不多，还不到5000呢！你是从外星球来的吧？连这都不知道，你有几个微信好友？”

我先是惊讶，继而汗颜，和人家一比，我简直连小巫都算不上，我的微信好友满打满算也不过几十个，而且大多数好友都不怎么常联系，常来常往的也不过就那几个。另外一个朋友也笑了，说：“我的微信好友有200多人，别人都笑我好友少，不过和你一比，还算是多的，你的微信好友也太少了。”

“微信朋友圈”作为社交圈子已经出现好几年了，所谓的微信好友，好友的好友也会变成间接好友，这些人虽是好友，却谈不上“好”甚至算不上“友”，虽然彼此点赞、评论，看似热闹非常，却是出发点不同，抱着的目的也不尽相同。有人赤裸上阵，有人戴着面具，大家拥挤在一起，取暖、互助、狂欢，使微信朋友圈成为网络社交大显身手的江湖。

有的人喜欢在微信朋友圈里晒美图，包括旅游时拍下的风光照、自家娃的成长记录，当然也有人爱晒自拍，把微信朋友圈当成私家相册。有的人喜欢转发鸡汤类的文章，也不管别人爱喝不爱喝，随手拣到，随手转发。有的人爱晒幸福秀恩爱，自家的老公帅气、自家的娃争气、自家的花朵美丽。有的人爱代购，因为有利可图。有的人天天在微信朋友圈里卖东西，大到房屋汽车，小到针头线脑，就差飞船和火箭了！有的人爱晒美食，有的人爱讲养生，有的人偷偷摸摸骗别人……三人成众，人多了，林林总总，形形色色。

有一个朋友不幸遭遇车祸，虽然没什么大事，但心里还是很郁闷，在朋友圈发了一个帖，述说自己的不幸遭遇，结果没过多久就看到很多朋友点赞。他很纠结，这些人也太没有同情心了吧？人家出点什么事情还好意思点赞，是唯恐天下不乱吗？后来想想又释然：之所以点赞，可能是人家根本就不看你写的是什么内容，顺手就点了一个赞而已，什么好友？也不过是点赞的交情。

你的微信朋友圈里有多少个好友？有多少个没有说过话的？又有多少个是不认识的？有没有那样的时刻——看着微信，看着那些和你亲密互动的人，看着网名，看着头像，细细打量，却怎么都想不起那个人是谁，更不知道什么时候加上的、怎么就成了好友。

人是群居动物，人生在世，没有好友会很孤独，可能同时交几千个好友吗？这也太夸张了，就算是真的有几千个好友，你有时间和精力去真诚面对他们每一个人？就算每个好友跟你说一句话，还不把你砸趴下？有那么多所谓的好友在耳边聒噪，人还能平静吗？

有的人在微信朋友里如鱼得水，有的人在微信朋友里成了孤家寡人。这只是一种社交方式，考验你的个人修养和交际能力。别拿朋友圈去试探人性，真诚面对每一个好友，但求不负真心。

父亲打工

□雨才

父亲在工作中打了个盹儿，被厂子辞退了，父亲对此深深自责。

父亲今年66岁了，在乡下种了一辈子庄稼，吃了一辈子的苦，然而到他该安享晚年的时候，却要出去打工辛劳，每每想起这些，我就暗暗掉泪。

其实，父亲是可以不必出去打工的——哥哥给父母在镇上买了楼房，他们每年的吃穿用度都由姐姐们承担，父母衣食住行并无忧。父亲打工，其实全是为了我。

去年，妻子失业了，而我的工资也不高，还有两个孩子在上学。于是，我和妻子商量租一处门市房开超市。开超市前前后后花了几十万，除了哥哥姐姐帮的钱外，我还在银行贷了款，倍感压力山大。

父亲常对母亲说，家里的四个孩子就数我日子过得紧巴，贷款要一直背到老。父亲想帮我，但他手里也没有什么积蓄，只有干着急的份儿。后来，父亲也没和我们商量（知道商量了我们肯定不同意），就找了个活。父亲这样向我们解释：他干了一辈子活儿，现在整天在家里闲待着，浑身上下都不舒坦；还天天和母亲拌嘴，惹得两个人都不高兴。而我知道，这都是父亲的借口。

父亲在镇上的一家小工厂做杂活，倒不很累，但需要警醒，夜里整宿不能睡觉。父亲说，这活儿挺适合他，反正平时觉就很少。但薪水也少，每个月才1000块。然而父亲已经很知足了，他说他这么大了年纪，本来活儿就不好找。

超市并没像我先前预想的那样好赚，生意一直不死不活的。在月底还月供的日子，我就焦头烂额，经常是拆了东墙补西墙。父亲总像及时雨般地来，把一小沓票子压在我手上，1000元，父亲一个月的薪水，一分不少地都给了我。

父亲打盹那晚的白天，因为妻子要去批发市场进货，便叫父亲去店里帮忙卖货。父亲头天晚上在厂子里上班，第二天上午一般都要在家里补上一觉。那天，父亲没有补到觉，而是在店里帮忙，晚上便有些犯困，忍不住找了个地方趴在桌子上打了会儿盹儿，巧的是厂长回厂取份材料，鸣了半天轿车喇叭，也不见有人出来开大门，于是……

父亲被辞退后，整个人像犯了什么滔天大错似的，总是自责地自言自语：“我睡什么觉啊，忍一忍不行吗？好好的工作就这样丢了。”我安慰父亲：“丢了就丢了吧，又挣不了多少钱。”父亲脱口说：“1000元是不多，但也能帮上你一些呀！”父亲终于说出，他打工是为了帮我还房贷啊。虽然我早就知道，但依然深感愧疚。

几天后，父亲又出去找了一份工作，这回是给一家小工厂烧锅炉。父亲每天早出晚归，工作上更是勤勤恳恳，除了干好本职工作外，还主动打扫起厂区的卫生。父亲说，这回可千万不能再把工作丢了。

我没有劝阻父亲，此时说什么都是苍白的，惟有把超市经营好、把日子过好了，父亲才不会再出去“自找苦吃”。相信这一天不会很远，因为我已然感觉到有力量在后面“抽打”着我向前奔。

什么是日子

□倪鸣

36岁生日当天，我收到的生日礼物是妻子乳腺癌中期的病理报告。

没有时间哭天抢地，安排住院、联系医生、通知岳父岳母、酒店订房间安排探视的亲友……

妻子很早注意到胸部有结节，每年都去体检。检查了多年，都说没问题。这次确诊却说已经是癌症中期。对于这个噩耗，妻子接受不了，她才35岁，我们还没有孩子。听说乳房要切除，听说术后可能只有寥寥数年的生命，她陷入了歇斯底里，会突然哭泣或对我发火扔东西……

就这样，几天后的一个晚上，她突然又开始情绪发作。之前的很多次，我一直和颜悦色地劝她，告诉她我不在乎她是保乳还是切除、我可以这辈子不要孩子、我会永远爱她不离不弃……都没有用，所以这回我不再沉默。

我声色俱厉地说，好话已经说过无数次了，没必要重复，最后说一次：手术和术后治疗是一定会进行的，如果配合医生好好治疗并保持乐观心态，说不定会产生奇迹，医生也说了，这样的例子不少；如果总闹情绪自己不控制，吃仙丹也没用，情绪是最好的良药，到底要怎么样自己想好。

她哭了半小时，然后收起了眼泪，再没闹过情绪。研究生毕业，这点儿道理如果再不明白，书白读了。

妻子被送进手术室。我站在离手术室门最近的地方，身后是岳父。两个小时，医生走出来，说手术非常成功，癌细胞没有扩散迹象，病理报告过几天能出，让我们放心。

我泣不成声，还怕岳父听见难受，尽力憋着。岳父看出来，什么也没说，他把这一幕事后告诉了我妻子。等妻子从手术室出来回到病房安置好了之后，三天几乎没睡的我卸下了心理重担，竟陷入仿佛喝醉的状态，先是吐了，随后晕了过去。

接下来的日子全家人给妻子营造了良好的养病氛围，悉心照顾饮食，注意保持良好情绪，身体允许的情况下陪她出去走走甚至旅行（医生批准了的）。她术后两年病假期间，历次检查都结果良好。术后化疗，她的头发几天就掉光了。为了不让她难受，我剃了光头陪她。岳父也想剃，我说我剃就行了。

其实我的情况并不太好。虽然病没有生在我的身上，我还是想了很多。对于很多人想不通的事情在我看来倒是无所谓，

跟妻子会一直走下去，哪怕意外比明天先来，是的，我愿意承担由此带来的全部后果。都已经想得这么彻底了，所以说情况不好，一方面是忙着照顾妻子压力很大，另一方面是工作出了问题。

我所在的公司之前效益很好，但是现在行业不景气，效益下行压力巨大。妻子因为请假没有收入，我的收入也只有之前的一半。那阵子整夜整夜地睡不着，白天头疼，晚上瞪着眼睛没睡意，甚至头痛欲裂了眼睛也没有合上的欲望，我知道是自己心理压力太大。

我悄悄去看了心理医生，医生跟我聊了很久，做了几篇测试，最后说，道理你都懂，还是放松不下来的话就吃点药吧，把压力降下来。我想了想，拒绝了。还不到40岁，万一形成药物依赖，后半辈子怎么办。心病还是要找到心药来医。

就这样难受了一段时间，最后我突然自己想到了事情的关键节点。我一直希望心理医生能跟我把话聊明白，因为他们学过心理学，具备专业知识。可既然医生能学明白，我为什么不能呢？于是我找朋友开了一篇入门级心理学的书单，买了十几本书自己在家看，大受启发。

妻子的这场病彻底改变了我和她的未来人生，对此我们都不抱怨。珍惜现在的每一天、在一起的每一秒，不必把病时刻放在心上，过好当下。以前岳父说做饭是日子、叠被是日子、遛狗是日子……我不懂其中含义。现在我明白了什么是日子。以前做家务让我厌烦不已，现在我很享受其中的快乐。

妻子的病彻底改变了我37岁之后的人生，特别是看待人生的角度和感受。经过一番考虑，我开始另找工作。经过近一年时间的努力，有五次面试失败，第六次时，准备充分而且自信的我得到了现在的工作机会，在新公司收入又回到了原来的水平，发展的空间也变大了。

感谢国家对新冠疫情的控制得力，现在我可以陪妻子出门旅行，多走些地方，多看些风景。我们更爱彼此，更爱彼此的家人，待人更和善。与其跟着外界的人和事儿一起为难自己，不如跟自己站在同一边，乐观对外。纵使人生有许多苦，我们幸运地在人到中年时已经学会了如何甘之如饴，我们学会了如何善待自己。

这些也许就是妻子得癌症，我们从痛苦中无奈发掘出的人生财富吧。